



《语言学研究新视野文库》

唐承贤

主编

A Study on Adverbs from Pragmatic Perspective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honetic Features

副词的语用分析及相关语音问题研究

徐以中◎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语言学研究新视野文库》 唐承贤 主编

本书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9CWM038)和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语言学研究的新视野』(NR2013050)资助, 谨致谢忱。

A Study on Adverbs from Pragmatic Perspective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honetic Features

副词的语用分析及相关语音问题研究

徐以中◎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副词的语用分析及相关语音问题研究 / 徐以中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5.3
ISBN 978-7-5100-9505-4

I . ①副… II . ①徐… III . ①现代汉语—副词—研究
IV . ① 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7553 号

副词的语用分析及相关语音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 宋 焱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9505-4/H · 091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在 21 世纪第 2 个十年里如果要出版一本有关副词的论著，毫无疑问是应该从语用的角度去研究的。汉语语法自马建忠以来进入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此后副词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从其表达的语义对其进行分类的研究，按照句法角度对其次范畴进行探讨的研究，副词与其他句法成分关系的研究（包括早期的副词语义指向研究），副词的语法化研究，副词的形式语言学特别是形式语义学研究，副词的语用研究（包括后期的副词语义指向研究）等。这些研究在不同时期对副词乃至汉语语法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推进作用，但从方法论角度看，副词的语用研究是抓住了副词研究的要害的。徐以中博士这部《副词的语用分析及相关语音问题研究》专著，以副词的语用研究为核心展开论述，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解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将会对汉语副词研究产生深刻的影响。

为什么说副词的语用研究抓住了汉语副词研究的要害呢？2002 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第二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上发表过一个《论副词的语用分类》的演讲，认为既然在句法、语义范围内对副词的探讨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为什么不做这样的考虑：副词的功能虽然在语法、语义上有一些特点，但它的主要特点是在语用上，这可能是副词与其他词类不同的地方，所以副词的语用研究是新的方向。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研究语法既要重视句法结构的描写和解释，又应该能够跳出句法，因为客观世界是多维的，反映客观世界的语义结构也是多维的。按理想的状况，不同的语义结构可以表征为不同的线性组合的句法结构，可事实上，语义结构在表征为句法结构时由于受到某种具体语言的线性组合规律的限制，形成的某种线性句法结构可能只是个空壳形式，此时的句法结构其实与其语义表达并无直接关系；另一方面，语言的结构规则（语法）有的是句法决定的，有的是语用决

定的,但无论受哪种因素制约,由于受到某种具体语言的线性组合和句法规律的限制,也都选择了某种句法形式,因此对于某些语用制约的规则,这种线性句法形式有时也会是一个空壳形式。如果不考虑语用原则的制约,只按句法规则来分析并不能发现问题的实质。而副词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其用法主要与语用因素有关,因此传统的有关副词的语法理论和分析手段就不能真正解决副词的分析问题,我们不能指望完全在句法平面内来解决由超句法的各种因素构成的语言结构规律。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我观察到一些汉语特殊句法形式包括副词的一些用法,其实是语用规则决定但不得不选择汉语固有的通常的句法形式来表达,这需要做一些抽丝剥茧的工作才能发现其语法形式背后的语用制约因素或曰语用动因。

以中在十几年前跟我念研究生的时候,很赞同我的这个研究路子,特别是读了我的《试论“也”字句的歧义》(《中国语文》2000年第2期)和《“也”字语义初探》(《语文研究》1988年第4期)等文章后,甚至到了心醉神迷的程度,希望能用这种方法把所有的副词都做一遍。当时他的专业方向是神经语言学,在神经语言学领域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是他在完成神经语言学学业的同时还是做了大量的基于语用视角的副词的研究,前面提到的在新加坡发表的演讲,就有以中做的大量工作。我的副词研究工作是从小讨论“也”的语义和“也”字句歧义开始的,由于我观察到凡由语用动因造成的歧义,在口语中是由语调中心决定的。为了能准确说明其语音特征和规则,当年我访美时在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系语音实验室做了语音实验,对“也”字句语图做了分析;同时我还发现,语用制约所形成的歧义并不是在所有的语言中都存在,而是与不同语言的线性句法结构是否与语用标记相容有关,所以我还做了些不同语言类型的比较,以期更清楚地看出汉语副词的语用特点及句法表现。这些也为以中的研究所继承,只是比我做得更好。后来以中与我合作陆续发表了好几篇有关副词的研究论文,都是这个路数,发现了许多副词在语用上的特性,解决了传统方法无法解决或没有发现的问题。以中后来在日本和英国及回国后在从事言语声学、神经语言学研究的同时,一直没有停止副词语用研究,所积成果越来越多,所以我就建议他干脆写一本副词语用分析方面的著作。

当以中前两天在邮件中把他的著作如约发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出差途中,在火车和飞机的交替变化的时空中,我一口气将其阅读完毕,感觉书稿比我想象的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全书一共9章,在对副词既往研究做了回顾之后,分别对副词语

用研究的理论基础、副词语用视角的分类和语义指向等做了全面深刻的讨论，然后对常用副词的语用特点做了个案研究，包括语用与语音接口方面的实验研究和一些汉语与其他语言类型上的比较研究。由于从语用这一全新的视角出发，不仅在事实描写上有新的发现，而且在理论探索上新见迭出，同时在研究手段上实现了文理交叉，在方法上有所创新；全书既有系统分析，又有个案考察；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声学实验，开创了副词研究的新局面。

不过我也感觉到，这本书稿的形成还是匆忙了些。比如“都”的个案研究，是以我们2005年发表的论文（徐以中、杨亦鸣：《副词“都”的主观性、客观性及语用歧义》，载《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为基础整理的，对“都”的复杂的语义和用法做了统一解释，而且新增了实验语音学的内容，通过对“都”字句的语图的分析，显示“都”及其相关成分的语音测量数据与语感分析的结果完全一致，显示语音特征可作为不同类别“都”的判断标准，更好地解释了“都”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及其声学表现，其观点至今仍是先进的；但在2005年以后，关于“都”的研究有多篇以形式语义学方法展开研究的论文，分别探讨了“都”的全称量词问题，特别是双重量化、最大值算子、分配算子等问题，书稿对此照应不够，其实这些研究貌似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存在另一些问题，不如从主观性、客观性角度分析更能表里融通，解决问题，书稿如能关照这些并做深入分析，就更能彰显“都”的主观性等分析的价值。

以中将其书稿发给我，嘱我为其书序一通，我既与之在副词语用研究方面有此因缘，责无旁贷，便书写以上数语，以为序。

杨亦鸣

2015年2月9日凌晨3时50分于北京旅次

前 言

副词由于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和功能的多样性多年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传统对副词的研究主要在句法和语义的框架内进行,近来,也有一些学者从篇章语用的视角来探讨副词的功能问题,但总的来看,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并且以往的研究也较少涉及副词的语音问题尤其是副词在句中相关语义指向成分的语音韵律问题。本书基于认知语用学研究视角并结合实验语音学手段对副词的类别、副词的功能以及副词的语用歧义等做系统探讨,同时还探索该研究思路在研究其他语言(英语)副词中的适用情况。研究表明,语用前提制约语义指向的原则可应用于不同语言的副词研究,这样的对比分析对翻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亦具有一定借鉴和指导作用。除第1章为绪论和第9章为结语外,其余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2章从副词的归属及分类、副词的界定与界限、副词的句法语义研究、副词的历时研究、副词的研究方法五个方面对副词的研究做概况性回顾,并讨论对当前及未来副词研究的启示。

第3章主要探讨副词语用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在详细探讨逻辑学和语言中前提、焦点及语义指向的内涵或特征后,本章着重论证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指出有必要从“言语生成”和“言语理解”的视角来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认知的角度看,无论是哪种理解,说话人只有先确定语用前提才会有相应的信息中心,即语用焦点,从而产生确定的语义指向。因此,确定语义指向对象的依据是相应的语用前提。

第4章基于语用视角将副词分为动态副词和静态副词,并详细考察了两类副词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特征,以及它们各自的成员及类别。

第5章主要探讨了语用视角下副词的语义指向问题,从理论上区别了两类不同的语义指向:句法层面的语义指向和语用层面的语义指向,指出从语用层面解释语义指向的简约性与必要性,并探讨添加语用前提的规律性。

第6章主要探讨副词语义指向的语用动因以及副词语用歧义问题,分析了语用前提是语用层面语义指向的真正动因。在此理论指导下,通过对“一起”、“分别”、“幸亏”、“都”、“只”、“还”、“就”和“才”等副词的个案研究,我们进一步证实基于语用视角的语义指向研究不仅有利于发现新的歧义,更有利于进一步解释不同歧义的深层动因。

第7章主要是对副词的语用和语音接口问题的研究。首先探讨了副词语音分析的必要性以及副词语音分析的内容、方法等。副词语音研究需要扩大范围,除需要考察副词本身的语音特征外,还需要考察副词相关语义指向成分的语音特征;在考察手段上,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手段进行定量分析,通过测量和比较句子成分的音强、音高、音节时长、元音时长等声学特征来确定句子的语用意义。本章通过对“就”、“才”、“还”、“都”、“不”、“很”等副词进行实验语音学研究,论证了语音和语用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第8章主要是应用和拓展研究,探讨副词语用及语音研究在英语以及英汉对比研究中的应用。“只”与“only”以及“还”与“still”比较研究表明,基于语用前提对副词语用歧义分析方法可应用于其他语言的副词研究。这样的对比分析可以促进翻译理论和实践不断进展。

根据“语用前提制约语义指向原则”,我们能够对众多副词的功能做出统一的解释,并且能进一步洞察不同歧义的深层动因。用一条基本原则对不同平面现象做统一解释,这种概括性一直是认知语言学追求的目标。本课题采用实验语音学手段,结合副词语音表现研究其语用功能,在综合交叉研究方法上做出一定尝试。本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言语工程学的一个难点是,如何让计算机像人一样根据需要灵活处理话语中的停顿、重音、语调等韵律信息。本书对焦点成分的韵律研究以及副词不同义项声学特征的研究,对于提高语音合成的自然度和语音识别的准

确度等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本书的研究对其他语言副词的研究和翻译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利于外国人掌握汉语副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应用。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作者得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领导的支持和鼓励，本书的出版亦获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部的项目资助，谨致谢忱。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同行专家不吝赐教。

徐以中

2015年2月于南京

第1章 绪 论	001
第2章 副词研究回顾	005
2.1 副词的归属及类别	005
2.2 副词的界定与界限	008
2.3 副词的句法语义研究	012
2.4 副词的历时研究	019
2.5 副词研究方法回顾	023
2.6 本章小结	026
第3章 副词语用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027
3.1 前提的内涵及特征	027
3.2 焦点的内涵	037
3.3 语义指向分析	039
3.4 前提、焦点和语义指向之间的相互关系	040
3.5 本章小结	043
第4章 副词的语用分类及语用研究	045
4.1 动态副词和静态副词	045
4.2 语用分类的方法及流程	047
4.3 动态副词再考察	053
4.4 静态副词再考察	057

4.5 本章小节	061
附录：副词的语用分类与传统分类的区别与联系	062
第5章 语用视角下副词的语义指向分析	068
5.1 语义指向分析与语用视角的结合	068
5.2 句法层面的语义指向	070
5.3 语用层面的语义指向	073
5.4 两类指向的区别与联系	079
5.5 语用前提分析的规律性	081
5.6 本章小结	084
第6章 副词语义指向与语用歧义实证研究	085
6.1 “一起”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	085
6.2 “分别”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	087
6.3 “只”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	091
6.4 “幸亏”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	100
6.5 “都”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	102
6.6 “还”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	106
6.7 “就”和“才”的语义指向及语用歧义	110
6.8 本章小结	119
第7章 副词及其指向成分的实验语音学研究	120
7.1 语音和语用接口问题	120
7.2 副词及指向对象与语音表征的对应规律	123
7.3 副词研究的语音分析方法	124
7.4 “就”的语用及相关语音问题	126
7.5 “才”的语用及相关语音问题	129
7.6 “还”的语用及语音问题研究	131
7.7 “都”的语用及语音问题研究	147
7.8 “不”和“很”的语音问题研究	149
7.9 本章小结	151

第 8 章 副词语用及语音研究的跨语言应用	152
8.1 限定性副词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152
8.2 “还”和“still”的对比及翻译应用启示	164
8.3 本章小结	176
第 9 章 结 语	177
参考文献	180
后 记	201

第1章 绪 论

在语言研究中,长期以来,名、动、形等意义较实的词一直是研究者的主要目标。随着研究的进展,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像副、介、连、助等意义较虚的修饰词或连接词往往在话语中担当非常重要的功能并传达非常重要的信息。鉴于此,副词研究也一直得以广泛开展。陆俭明(2003: 299)曾指出,在任何语言里,虚词都比实词少得多,但虚词在语言中的作用却一点也不亚于实词,因为它们起着“经络”的作用。

副词的虚实归属问题、内部分类问题、单个副词的描写和解释、副词之间的比较等一直是副词研究的主要内容,如王力(1943),赵元任(1968),吕叔湘(1979),陆俭明、马真(1999),朱德熙(1982),黄伯荣、廖序东(2002)等。随着乔姆斯基(Chomsky)生成语法的兴起和发展,国际上对副词的研究主要围绕它到底是附接成分(adjunct)还是指定成分(specifier)进行。(Cinque, 1999/2004; Alexiadou, 2004; Haider, 2004; Ernst, 2007)当然,前者着眼于其语义特性,后者着眼于其句法特性。此外,戴维森(Davidson, 1980)、帕森斯(Parsons, 1990)和盖姆特(Gamut, 1991)等提出从逻辑学的角度研究副词。

国内对副词的研究大致从两个方面着手: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宏观分析重在探求副词的一般问题,包括副词的归属及类别、副词的界定与界限、副词与其他词类的关系和搭配。微观分析重在描述和总结一些常用副词的语义特征、句法特征、歧义和语用功能,以及外语教学中常会出现的错误。从中可以看出,汉语中以往对副词的研究大都是从句法或语义的角度进行的。

近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副词的语用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杨亦鸣, 2002; Hinkel, 2003)例如陈平(1991: 65)指出,像“‘也’、‘连’、‘再’、‘都’、‘还’等副词或连词的用法……与前提(presupposition)、焦点(focus)、蕴含(implicature)

等语用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些词语的基本用法和派生用法大都建筑在这些语用因素上,并依赖这些因素来沟通其间的联系。脱离了语境提供的信息,脱离了对语境使用者的语言心理分析,很难指望能把这些词语的用法讲清楚”。沈开木(1983、1984、1996a)、邵敬敏(1990)、史锡尧(1990)、吴中伟(1997)、袁毓林(2000)、王灿龙(2003)等也都谈到副词的研究应当结合一定的语境来进行。陆俭明(2001)曾指出,在处理句子的语义问题时,“要分不同层次进行处理……要把一个句子本身的命题义与句子在使用环境下可能具有的语用义分开处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从语用角度研究句子是当前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常敬宇,2001)。值得一提的是,张谊生(2000、2004、2010)在其三部副词研究专著中也都有专门的论文探讨副词的篇章和语用问题。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副词的认识,但副词研究如何从语用角度进行,鲜见有更深入、系统的探讨。

在副词研究中,利用语义指向分析法来考察副词的意义和用法无疑是一个重要突破。语义指向(semantic orientation)是指句子中某一成分跟句中或句外的其他成分语义上的直接联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义指向分析法已成为汉语研究中一种重要分析方法,专门探讨语义指向的主要有卢英顺(1995)、沈开木(1996b)、陆俭明(1997)、周刚(1998)、税昌锡(2005)等。但以往利用语义指向分析副词时本质上大都仍局限于句法、语义的框架,未能从语用前提制约语义指向对象的视角来探讨副词在句中的意义和用法问题。

随着话语分析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也有一些学者尝试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来分析汉语副词的功能。比如汤廷池(2000)借鉴特拉维斯(Travis, 1988)有关英语副词分类把汉语副词分为“说话者导向副词、认知副词与情状副词”的研究;沈家煊(2001)、陈立民(2005)等从语言表达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角度论述副词“还”、副词“才”和“就”的意义和用法;张国宪(2005)更是从认知结构和交际意图的角度来探讨副词的指向问题;张谊生(2010: 163)从认知角度探讨汉语副词的元语用法问题。可见,专门基于认知的视角来解释副词的功能可能是一个新的突破,但很明显这方面的研究还亟待深入。

副词的历时研究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经学者考证,现代汉语中的副词主要来源于古汉语中的动词、形容词以及短语结构的虚化等。例如叶萌(Meng, 1998)、李宗江(1999)、童小娥(2002)、唐敏(2003)、叶姣蒂(2006)和乔立清(2006)

等对副词“还”的历时研究表明：副词“还”由动词“还”（huán）演化而来。朱冠明（2002）认为，现代汉语中的副词“其实”来源于古汉语中位于主语位置的偏正词组“其实”的虚化。根据麻爱民（2010）的考察，现代汉语副词“几乎”是从古代汉语形容词“几”和“乎”演变而来。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一个问题随之产生，那就是语言产生之初是否存在副词。因原始的语言状态的研究一直是个难题，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获得普遍认可的答案。就汉语而言，殷墟甲骨文于1899年被发现，记载了殷商时代（前17—前11世纪）的语言，是至今为止记录汉民族语言的最早文献。经过学者们的研究，一些常用的副词如“不”、“弗”、“勿”、“亦”等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管燮初（1953）认定的甲骨文中的副词有21个，张玉金（1994，2001）认定的副词有39个。可见，早在甲骨文时代所记录的语言里就有不同类别的副词的出现。副词的出现年代可能并不晚于名词或动词，也就是说一个民族语言系统的副词类别可能是与其他词类同时产生和形成的。副词这个类别的名称里虽含“副”字，但其在出现之初，就和其他词类一样在语言结构中承担“名‘副’其实”的语法功能。

总的来看，首先，副词研究的薄弱环节表现在分散的单个副词的研究比较多，而宏观的整体研究相对不足，尤其是从总体上对某一类副词或某一种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的综合研究还比较少。（张谊生，2004）副词的认知语用研究是考察副词功能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这方面的研究亟须加强。其次，针对汉语副词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纯汉语事实的研究较多，而将汉语副词的语料与方言、民族语、外国语以及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进行贯通研究的还比较少。（张谊生，2010：5）因此不同语言（包括汉语和英语）副词的比较研究亟待加强。最后，就副词的语义指向而言，在一个句子中副词语义指向的对象往往就是句子的焦点，而焦点在语音韵律上是需要重读的成分；并且，同一个副词在句中轻读和重读会带来不同的意义。因此副词及其指向成分的语音和语义、语音和语用是紧密相连的。事实上，虚词不同的语法意义往往是通过轻重音来表示的，副词尤为如此。（陆俭明、马真，1999）但是，副词在句中的语音问题很少有人涉及，而采用实验语音学方法的研究则更为鲜见。可见，采用现代语音学手段来考察副词及其相关指向成分语音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有学者指出，现代汉语语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两个方面的研究比较引人

注目并且有许多创新：一个是副词的研究，一个是歧义的研究。（沈开木，1996）本书的研究既涉及副词又涉及歧义，因而这样的探讨在理论上更有意义。从语用角度弄清副词的用法和特点也有助于语言教学，特别有益于对外汉语教学。

目前认知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语法学，以罗纳德·朗盖克（Ronald Langacker）为代表，和认知语义学，以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伦纳德·泰尔米（Leonard Talmy）为代表。认知科学理论视野下的语音学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对副词语音问题的研究，能够对未来认知语音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和推动作用。实际上，语言的三个部分——语音、语义和语法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认知语音学的研究也将会是认知语言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

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歧义问题一直是制约其研究进展的一个重要瓶颈。语用层面歧义的消解涉及一定的上下文、前提等背景因素，在计算语言学界对此还没有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王建波等，1995；侯敏，2001）本书根据语用前提的不同，考察并归纳了副词语义指向和语用歧义，这种规律性的描写和总结有益于启发计算语言学专家提出一种排除歧义的算法，编制成机器语言，从而消解相应的语用歧义。此外，在机器翻译中，提高语法规则的首选率，减少回溯次数，设计快速、高效的语法分析器是实现一个机译系统必须考虑的问题。（宗成庆等，1997）本书基于语用视角对副词语义指向进行分析对提高语法分析的效率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言语工程学的一个技术难点是如何让计算机像人一样根据需要阅读和理解抑扬顿挫的句子。它需要处理语音合成和识别中的停顿、重音、语调等韵律特征。我们对副词焦点成分韵律的研究以及副词不同义项的轻重读的研究对于提高语音合成的自然度和语音识别的准确度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2章 副词研究回顾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副词的解释为：“修饰或限制动词和形容词，表示范围、程度等，而不能修饰或限制名词的词，如‘都、只、再三、屡次、很、更、越、也、还、不、竟然、居然’等。”乍看起来，副词的定义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不然。吕叔湘（1979：42）指出：“副词这个类的大问题是形容词修饰动词的时候要不要划入副词……像突然和忽然，都是修饰动词的，但是突然间或也修饰名词，如突然事故，要照上面的原则处理，突然是形容词，忽然是副词，是不是也有点别扭？此外，还有全速、高价、稳步、太力等等，从结构上看，很像前面说过的非谓形容词，但是经常修饰动词，很难得修饰名词，是不是该归入副词？”可以说围绕副词能否修饰名词、副词的虚实归属、副词的内部分类、副词与其他词（形容词、时间名词、连词）的界限、副词能否修饰副词等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章从“副词的归属及分类、副词的界定与界限、副词的句法语义研究、副词的历时研究”四个方面对副词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

2.1 副词的归属及类别

副词属于实词还是虚词，这是副词研究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副词的虚实归类问题一直以来存在争议。吕叔湘（1979：35）曾指出“副词呢，从句法功能看，也应当归入实词，可是它们的意义有比较实的，也有比较虚的，少数是虚而又虚，如：就，才，还，也，又。因此有的书上把指代词称为‘半虚词’，把副词称为‘半实词’，这也可见虚词和实词难于截然划分了”。根据考察，概括起来，副词的归属问题存在三种观点：属于实词、属于虚词、介于虚实之间。胡裕树（1981），马建忠（1983），邢公畹（1994），黄伯荣、廖序东（2002）认为副词属于实词。朱德熙（1982）、陆俭明和马真（1999）、张斌（2001）等学者认为副词属于虚词。持第三种意见的学者有黎锦熙（1924）、吕叔湘等（1980）、王力（1985）等。经考察发现，大多